

名家图说红楼人物系列 (图文版)

名家图说李纨

Mingjiatushuo Liwan

■ 胡文彬等 著 王翠艳 选编

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辕里恩情，更那堪梦里功名！那美韶华去之何迅！再休提绣帐鸳衾。
只这戴珠冠，披凤袄，也抵不了无常性命。
虽说是，人生莫受老来贫，也须要阴骘积儿孙。
气昂昂头戴簪缨，气昂昂头戴簪缨；光灿灿胸悬金印。
威赫赫爵禄高登，威赫赫爵禄高登；昏惨惨黄泉路近。
问古来将相可还存？
也只是虚名儿与后人钦敬。

ISBN 978-7-5039-3141-3



9 787503 931413 >

定价：32.00元

名家图说红楼人物系列 (图文版)

名家图说李纨

Mingjiatushuo Liwan

■ 胡文彬等 著 王翠艳 选编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名家图说李纨 / 胡文彬等著, 王翠艳编. — 北京: 文化艺术出版社,
2007.3

(名家图说红楼人物系列)

ISBN 978-7-5039-3141-3

I. ①名… II. ①胡… ②王… III. 红楼梦—人物形象—文学研究
IV. I207.4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42157 号

名家图说李纨

名家图说红楼人物系列

著 者 胡文彬等

编 者 王翠艳

图片提供 杜春耕等

责任编辑 杨 菲

封面设计 弓禾碧工作室

版式设计 肖敏

出版发行 **文化艺术出版社**

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

网 址 www.wlhybooks.com

电子邮箱 wlhybooks@263.net

电 话 (010)64813345 64813346(总编室)

(010)64813384 64813385(发行部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版

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20×960 毫米 1/16

印 张 17.75

字 数 280 千字

印 数 0001—5000 册

书 号 ISBN 978-7-5039-3141-3/I·1462

定 价 32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, 随时调换。

(本书部分作者联系方式不详, 未能及时通知, 烦请与出版社联系相关事宜)



解读《红楼梦》重在深入文本

(代序)

张庆善

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的初期，在红学界曾围绕着“什么是红学”展开了一场讨论，今天许多读者可能感到很奇怪，怎么连“什么是红学”这样的问题还需要讨论么？的确需要讨论，如果你对《红楼梦》研究特别是红学史有一些了解，你就会知道这确实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。

当年的论争是由周汝昌先生发表在《河北师范大学学报》1982年第3期上的一篇文章引起的，周汝昌先生在这篇题目是《什么是红学》的文章中提出了这样的一种观点：

红学显然是关于《红楼梦》的学问，然而我说研究《红楼梦》的学问却不一定是红学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我的意思是红学有它的自身的独特性，不能用一般的研究小说的方式、方法、眼光、态度来研究《红楼梦》。如果研究《红楼梦》同研究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西游记》以及《聊斋志异》、《儒林外史》等小说全然一样，那就无须红学这门学问了。比如说，某个人物性格如何，作家是如何写这个人的、语言怎样，

形象怎样，等等，这都是一般小说研究的范围。这当然也是非常必要的。可是，在我看来，这些并不是红学研究的范围。红学研究应该有它自己的特定的意义。如果我的这种提法并不十分荒唐的话，那么大家所接触到的相当一部分关于《红楼梦》的文章并不是属于红学的范围，而是一般的小说学的范围。

那么在周汝昌先生看来什么才是红学呢？他认为研究曹雪芹的家世，研究《石头记》版本，研究80回以后的情节（探佚），研究脂砚斋，“只此四大支，够得上真正的红学”（《石头记探佚》序）。他在《红学辨义》一文中说的更直截了当。他说：“红学的真正的‘本体’是什么？是讨寻曹雪芹的这部小说是石的谁家的事，用中国文学上传统的说法讲，就是‘本事’。”“讨寻本事的学问，才是红学的本义，才是红学的‘正宗’。”由此看来，在周汝昌先生那里，不仅研究《红楼梦》文本的思想艺术够不上红学，就是版本研究，脂评研究等也未必够得上红学，至少算不上红学的“正宗”，只有讨寻《红楼梦》的“本事”才是红学的“本义”“正宗”。

首先对周汝昌先生的观点提出批评的是上海复旦大学应云卫教授。他在《文艺报》1984年第3期上发表了《也谈什么是红学》的文章，明确指出：“红学有它的特殊性，但是，不能以此来否定对《红楼梦》本身的思想艺术的研究。”“把《红楼梦》本身的研究开除出红学，道理上是讲不通的。《红楼梦》本身的研究不仅不应该排除在红学之外，相反，它应该是红学的最主要的内容，而且周先生提出的四个方面的研究也不能脱离《红楼梦》本身的研究。”随后赵齐平先生也在《文艺报》1984年第6期上发表了《我看红学》一文，进一步对周先生的观点提出了批评，指出：“红学，顾名思义应该是研究《红楼梦》的学问，好比甲骨学是研究殷墟甲骨卜辞的学问，敦煌学是研究敦煌历史文物的学问一样，不会有人提出研究殷墟甲骨卜辞的学问‘不一定’是甲骨学，研究敦煌历史文物的学问‘不一定’是敦煌学，尽管甲骨文、敦煌学要相应地研究殷墟甲骨卜辞、敦煌历史文物直接或间接有关的若干问题。”赵齐平还认为《红楼梦》研究不以作品的本身为主，而是“不断由内线作战转到外线作战，或者说不断扩大包围圈”，倒是涉及“红学向何处去”的值得忧虑的问题。

这场讨论当时参与的人并不多，但影响比较大。今天我之所以又提起



二十多年前这一段往事，是因为我深深地感到当年讨论提出的问题，在今天的《红楼梦》研究中仍有着重要的意义。这场讨论不是简单地解释“红学”这个词的定义，而是关系到我们如何看《红楼梦》，如何研究《红楼梦》，研究《红楼梦》的目的是为了什么的。红学的本体到底是什么，这确实关系到红学的方向、红学向何处去的重要问题。

周汝昌先生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。红学竟不包括研究《红楼梦》本身，真是令人难以置信。毫无疑问，红学作为一门学问，不能缺少对《红楼梦》作者曹雪芹及其家世的研究，不能缺少对脂评的研究等等。自新红学产生以来，在有关曹雪芹生平事迹及家世、脂评、版本的考证研究，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，没有这些研究成果，我们今天也不可能对《红楼梦》有更深入的认识。然而研究作者、家世、脂评是为了什么，难道不是为了更好地、更深入地认识《红楼梦》这部小说吗？如果曹雪芹不是《红楼梦》的作者，我们研究曹雪芹和他的家世干什么？脂砚斋如果不是评批《红楼梦》，我们研究脂砚斋干什么？红学的主体毫无疑问是研究《红楼梦》文本本身。我们研究《红楼梦》产生的时代背景，研究曹雪芹的生平及其家世，包括与作者曹雪芹的创作有着密切关系的脂砚斋及其评语等，正是为了更深入地认识《红楼梦》的思想艺术价值，更深入地认识《红楼梦》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，这才是《红楼梦》研究的根本目的。

周汝昌先生认为红学真正的“本体”，就是为了“讨寻曹雪芹的这部小说是写的谁家的事”，这里我们不禁要问，周先生到底认为《红楼梦》是“小说”还是“写的谁家的事”？如果认为《红楼梦》是小说，那么小说是文学创作，是需要虚构的，“谁家的事”只能是小说的素材或素材之一。如果说《红楼梦》就是“写的谁家的事”，那么它就不是小说，而是“自传”或是“谁家的事”的实录。其实周先生是始终主张“自传说”的，所谓“讨寻曹雪芹的这部小说是写的谁家的事”的说法，不过是他坚持“自传说”的另一种表述。“自传说”是胡适提出的，胡适在红学的发展历程中，有过重要的贡献，他对《红楼梦》作者曹雪芹及其家世的研究，对《红楼梦》版本的研究都取得了重要的成果，奠定了新红学的基础，这是不可否认。但他的“自传说”却是错误的。周汝昌先生则是把“自传说”发挥到了极致，形成了他的“新自叙说”。不过胡适的“自传说”与周汝昌的“新自叙说”是有所区别的，他们的区别在哪里呢？

就在于胡适是“小心”地考证曹雪芹及其家世的史料,而周汝昌先生则是“虚构”曹家的史料,胡适是依据实实在在的曹家史料力图证明他的自传说,而周汝昌则是借助于索隐猜谜甚至编造的材料来证明他的新自传说。正如应必诚教授在《周汝昌先生“新自叙说”反思》一文中深刻地指出的:“按‘新自叙说’的理解,就是要探索‘假’所掩盖的‘真事’,他们所谓的‘真事’,就是依据虚构的‘北京曹家复兴’和‘月喻太子’去改写曹雪芹家族的历史,并到《红楼梦》中去一一坐实。”(《红楼梦学刊》2006年第3辑)又说:“我们读周汝昌先生的著作文章,碰到用索隐的方法去解释和论证《红楼梦》是曹雪芹的自传,因其牵强附会,常常感到不可思议,但这正是新红学派发展到‘新自叙说’的特点。红学的索隐猜谜的方法已经成为‘新自叙说’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,‘新自叙说’已经离不开红学索隐方法的支撑”。联想到这些年来《红楼梦》研究中的一些奇谈怪论,从“太极红楼”到刘心武的“秦学”,无不是得到周汝昌先生的支持和受到他的影响,这是需要人们认真深思的问题。在周汝昌先生的指导和影响下,刘心武的“秦学”把一部伟大的《红楼梦》解读成低俗不堪的“宫闱秘事”,这样的“讨寻”《红楼梦》“本事”,简直是对《红楼梦》的玷污,这样的红学“正宗”,对广大读者认识《红楼梦》有害无益。

红学的历史和学术的实践早已证明,索隐派不能正确地解读《红楼梦》,自传说不能正确地解读《红楼梦》,新自叙说同样不能正确地解读《红楼梦》。《红楼梦》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,我们只有用研究文学的眼光,深入《红楼梦》文本,才能对这部伟大的文学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作出正确的解读。解读《红楼梦》的主要依据是文本本身,我们不能脱离文本的内容去解读《红楼梦》,当然,这不等于说作者研究、家世研究、版本研究、脂批研究不重要。

文化艺术出版社这些年来,出版了不少研究《红楼梦》的好书,如“名家解读《红楼梦》”系列丛书,先后出版了冯其庸、李希凡、周绍良、周策纵、慕义江、刘世德、林冠夫、胡文彬、吕启祥、邓云乡、白盾、周思源等红学家的论文集,据我所知文化艺术出版社还将陆续出版更多的红学家的著作,这次又推出“名家围说红楼人物”丛书,这些红学的书是值得向广大读者推荐的,因为它对人们正确地研究和阅读《红楼梦》是有帮助的。

2006年11月12日于北京

【目 录】

卷一、竹篱茅舍自甘心

李纨住的是竹篱茅舍的稻香村,她的诗坛别号叫做“稻香老农”,她行酒令时抽得的诗签是“霜晓寒姿”的老梅花,都是要读者意识着这是一个美而不艳、使人可敬的少妇。正和秦可卿的艳而不美使人可轻,遥遥相对。

李纨与秦可卿王昆仑 /2

“如冰水好空相妒”

——论李纨李希凡 李萌 /14

向初期民主主义者前进的封建节妇：李纨

——兼评品学兼优、重视“历练”的贾兰顾绍炯 /26

卷二 如冰水好空相妒

李纨本性中还有另一面。只是在那个社会，那个家族中，她本性中的另一面是被禁锢了，被外力所“柔化”了。她慧心纨质，犹如一枝“雪里红梅”，在春光中自然地放射出光彩。人们常说的一句话“淡极始知花更艳”。我想这或许就是李纨的人生写照。

桃李春风结子完

——李纨之“纨” 胡文彬 / 42

诗与梅：李纨的精神向度 季学原 / 52

论李纨妙玉的生存困境 孙虹 / 69

卷三 桃李蜂蝶漫疑猜

在那个黄泥院墙中却有着几百株杏花，如“喷火蒸霞一般”，这杏花和桎梏心灵的稻香村是多么的不谐调，而这种不谐调正好构成一个奇妙的意象：“满园春色关不住”的岂止是那一枝枝红杏？

“镜里恩情，更那堪梦里功名”

——李纨 李希凡 / 82

李纨性格的另一面 张庆善 刘永良 / 90

“形固有使如槁木，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？”

——《红楼梦》中李纨形象新论 张训涛 / 97

漫说李纨 胡元翎 / 103

深埋于心理底层的情愫

——论李纨评价的一个盲点 杜奋嘉 / 120

李纨的期待 闫 虹 / 133

李纨之妒心议 李 珊 / 139

卷四 枉与他人作笑谈

曹雪芹没能完成李纨的故事，但却留下了一支《晚韶华》的曲子，使我们可以想见其大概。作者告诉我们，她虽然终于盼来了“戴珠冠，披凤袄”，“气昂昂头戴簪缨，光灿灿腰悬金印，威赫赫爵禄高登”的结果，可这时已“昏惨惨黄泉路近”，晚来的韶华变成了“梦里功名”。

李纨的命运和地位胡文锦 / 150

形似神异 同为薄命

——李纨与尤氏论略高时阔 / 161

李纨三题周五纯 / 169

“自甘心”与“作笑谈”

——论李纨的形象兼及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的一些问题冯子礼 / 184

李纨形象面面观段学红 倪素梅 / 198

虚空的言说者

——李纨悲剧形象内涵探析邓桃莉 / 209

李纨形象艺术性新探王跃飞 / 217

卷五 曲终人散有谁留

这是一个荒诞的时代造就的一个不可思议的人。幽娴贞静，和庸肃穆，安分守时，与世不争——她具备礼教要求妇女应有的一切“美德”。……像一个不吃烟火食的神仙一样断绝了七情六欲，像一头不堪负重的骆驼，沉默、坚定，执着地走向只能是通往死亡的漫漫沙漠古道。

元春之死与李纨母子之死

——兼议贾府的回光返照二月河 /228

论李纨判词之谜陈大康 /243

人物布局中的李纨及刘姥姥谢鹏雄 /256

清雅的寡妇：李纨段江丽 /264

卷一 竹篱茅舍自甘心

李纨住的是竹篱茅舍的稻香村，她的诗坛别号叫做“稻香老农”，她行酒令时抽得的诗签是“霜晓寒姿”的老梅花，都是要读者意识着这是一个美而不艳、使人可敬的少妇，正和秦可卿的艳而不美使人可轻，遥遥相对。

李纨与秦可卿

王昆仑

(一)

《红楼梦》作者写了不少对贾府的太太奶奶们的暴露、批判的文字，但他也在统治阶层和正统主义规范中选择一个值得自己同情的人物——李纨。

……这李氏即贾珠之妻。珠虽夭亡，幸存一子，取名贾兰，今方五岁，已入学攻书。这李氏亦系金陵名宦之女，父名李守中，曾为国子祭酒，族中男女无不读诗书者，至李守中承继以来，便谓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，故生了此女不曾叫他十分认真读书，只不过将些《女四书》、《列女传》读读，认得几个字，记得前朝这几个贤女便了，却以纺绩女红为要，因取名为李纨，字宫裁。所以这李纨虽青春丧偶，且居处于膏粱锦绣之中，竟如“槁木死灰”一般，一概不闻不闻，唯知侍亲养子，闲时陪侍小姑等针黹诵读而已。（见第4回）





李纨课子 横轴画

这是作者对李纨正面的介绍。“纨者，完也。”作者笔下带着敬意叙述这一人物，也是他在封建上层社会中所仅能看见的一个干净人物。薛宝钗难道不是一个十足的正统主义者吗？但她的内心世界是多么曲折复杂而叫人不能相信啊！贾政不是十足的正统主义者吗？但他是多么卑鄙空虚而叫人憎厌啊！曹雪芹不但不是卫道先生，而且是反正统主义的。其所以重视李纨，并不仅为了她是一个“节妇”，而是认为在太太奶奶中她能古井无波，杜绝尘垢。李纨住的是竹篱茅舍的稻香村，她的诗坛别号叫做“稻香老农”，她行酒令时抽得的诗签是“甯晓寒姿”的老梅花，都是要读者意识着这是一个美而不艳，使人可敬的少妇，正和秦可卿的艳而不美、使人可轻，遥遥相对。

(二)

然而我们读者对李纨的认识毕竟不能停止在一

个笼统的贤淑女性的观念上。从她所有的聪明、口才和善于处人的许多地方，知道这并不是一个不中用的“菩萨”，而是她秉承着自己父家的家风和适应着贾府的环境，要有意识地做成一个“标准寡妇”。比起王熙凤尤氏秦可卿等等，她是一个极懂得自尊，不肯同流合污，而有正义感的人。

做寡妇的主要的规律除了绝对贞操以外，还必要暗合于老庄的人生哲学：无能，无好，无为。李纨对贾母王夫人的关系，止于“尽礼”；对下人们，宁被人说作“失之太宽”。她偶然被委派了与探春宝钗暂时代理家政，她只有让探春当前，自己着力赞助而无所建议。平常在这纷纷攘攘的大家族中，每次一遇到什么矛盾或纠纷事件发生，她就立刻带领着姊妹们走开了。如此说来，李纨竟是一个圆滑或冷酷的人吗？并不！她在很适当的场合也表现着自己生活的兴趣以及对人的热情与正义。探春发起诗社，她是第一个积极分子，自告奋勇担任了“社长”，也颇固执着自己的主张。宝玉做诗三次落伍，她想出一种高雅的处罚，派他去到妙玉的栊翠庵讨梅花。这处罚在别人是个难题，而在宝玉却是极乐于领受又大有可能完成任务的一种好差使，较之凤姐主张罚他每人房里扫地，既高明，又恰当。平儿冤枉挨了打，她首先把她招待了去安慰她，她从心里反对凤姐的行为，但是绝不和尤氏一样随口流露。曾在某一次机会中，她似假带真地教训了凤姐一顿。当李纨带着众姊妹去邀请王熙凤加入诗社做“监社御史”的时候——

……凤姐儿笑道：“你们别哄我，我早猜着了：那里是请我做‘监社御史’？分明叫了我去做个进钱的‘铜商’罢咧。……你们的钱不够花，想出这个法子来勾了我去，好和我要钱。——可是这个主意不是？”……李纨笑道：“真真你是个水晶心肝玻璃人儿！”凤姐笑道：“亏了你个大嫂子呢！姑娘们原是叫你带着念书，学规矩，学针线哪！这会子起诗社，能用几个钱？你就不管了！……你一个月十两银子的月钱，比我们多两倍子。老太太，太太还说你‘寡妇失业’的，可怜，不够用！又有个小子，足足的又添了十两银子，……这会子你就每年拿出一二百两来陪着他们玩玩儿，有几年呢？他们明儿出了门子，难道你还赔不成？这会子你怕花钱，挑唆他们来闹我，我乐得去吃个河沿海干，我还不知道呢！”李纨笑道：“你们听听，我说了一句，他就说了两丰无赖的话！真真泥腿光棍，专会打细算盘，‘分金掰两’的。你这个东西，亏了还托生在诗书仕宦人家做小姐，又是这么出了嫁，还是这么着！要生在贫

